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三終 後學婁縣嚴傑光謹校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四

南京探江都御史嘉章 貞

南京翰林院孔目和錢養廉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堯

南京禮部尚書仁和羅大冠 全校

南京翰林院庶常孫如游 註後

學

上苑姚履旋 參閱

十九 祖裔 孫方永 祥 重刊

雜著

周官

余始讀詩大雅幽風見其積累之盛而知周之所由興然猶
異之曰何其久也及讀周禮至於大司徒卿大夫州長黨正
之法然後慨然歎其慮民之詳自盡在是矣治天下易也莫
難於一天下之民心民心可一也莫難於使民心咸出於正

孫承澤集

卷之四

道無加於堯舜求其治之決以爲必有異常特絕之事而其書之所載止於正德利用厚生斯三者何足爲異哉然而越數千載卒未有兼三事而行之者則聖人之治天下固不以求異也盡其道而已斯民也無以養生則死無以致用則勞無能正於其德則愚以利言之愚不若死之甚也以言乎義生不厚不過於死人不知德必至於爲亂故聖人尤以爲先武王周公豈好爲煩細不急之務哉宮室衣服欲其儉且同墳墓欲其族兄弟師儒朋友欲其聯比閭族黨欲其相保愛類敦用與鄉欲其相賙相賔或歲一讀法或月一讀法善有可稱者書之惟恐不及過有稍著者戒之惟恐不改其日夜提掖督勵斯民而訓之者雖父兄之教子弟不若是密也計其時之民不在於田廬則在族師閭胥之庭不治稼穡則聞

仁義禮樂之教蒐狩則習弓矢祭醕則肄俎豆曷嘗暫放其心而弛其力哉其法之詳故疏如此故爲之民者有忠順而無乖逆可使以義而不可刮以勢六七百年之間強諸侯狼顧焉視者莫敢先發陵上之言必至於周禮盡廢而後肆道之化民也夫豈微哉秦不識其深意視爲無用之虛言而焚除之由是斯民如放豚逸馬肆然法度之外而不可復制痛者爲盜悍者爲亂桀黠者雜出於徒囚之中馳逐海內咸有爭天下之心至於今而未已人情易於縱肆而難於檢制釋先王之法服而被髮左袵去揖讓拜跪而偃傲怠佚順乎其適意也欲反而盡復乎古不亦難乎然而不得其道終不足以爲治不顧一時之怨而興百世之盛典非明以察之勇以斷之堅忍以持之者不能也庸人習於苟且智士畏乎造端

然則何由而可復耶君以身任之而不奪於流言臣以道揆之而不泥於近利三年而成十年而安繼乎其後者能推而守之武王周公之治可幾也

以一事之失而疑先王之政皆不可行以一人之謬而疑天下之士皆不可信此爲治者之大患車戰古法也虜館陳濤之戰以車而敗戰者遂謂車不可用自秦以來不以車戰而喪師殺將者亦多矣豈皆車之過哉瑄以連陳髮捷不知人而敗非車致然也由瑄之所爲使不以車戰其能不敗乎故議瑄者罪瑄可也罪車戰不可也先王之政其詳不可悉知也周官之所載詭於聖人之道者雖有之然遺典大法所以經世淑民者秩乎明且備豈後世所能及乎人見有用之而

致亂者因以爲周官罪此鄙陋無稽之甚者也盜竊孔子之履納之而踰人之牆履甯有過乎竊履者可誅耳王安石之用周官棄其大者而不行准取泉府之一言以伸會其私卒爲天下禍此安石之謬也周官之言利亦稍密矣蓋以千里之邦終而供天地社稷之祭車服宮室之用公卿大夫羣臣之祿諸侯之燕饗四夷之遺賚咸出於是固宜有其法焉然取民也有制役民也有節凶禮則無力政無財賦無關門之征其不厲民以自養亦明矣安石不師其善者而泥於國服爲息之說期以富國而國幾不能富周官之法豈止於此而已乎爲治有本末養民有先後制其產使無不均詳其教使無不學文武周公之大意也法古者亦取其大意所屬而行之奚患財之不足哉不治其本而以理財爲先此文武周公

之所誅而周官之所棄者也安石不顧而妄行後世不察而并罪周官周官何與焉自治道之不明士之自任者鮮矣自信而不惑者尤鮮也安石之自任而自信漢以下儒者皆莫之及誠使識其大者而行之其事功豈不甚偉哉惜其學不知道而過於自信也斯民不見先王之治久矣遇主者恆患不知道有其器者恆患不逢其時其法存其人存苟有遇乎世焉知周官之果不可行哉

周禮辨疑

周禮者周史所記周之治事書也以其出於周也文武周公之遺法微意往往可得而推以其成於史氏所述也故不能無謬於聖人然去後世之制則已遠矣其有不能大過於後

世者蓋亡逸之餘秦漢之士以意增損之者眾也條狼氏之誓羣臣於馭曰車轍於大夫曰鞭五百於大夫曰殺小史曰墨周法豈若是暴哉君臣之際有常禮上不以尊而威其下下不以卑而屈於上道合則仕否則引而退不宜以鞭笞戮辱懼之也夫馭及太史皆近臣大夫則國之執政加以嚴刑而誓於眾使賢者居其職而能不知愧乎此非以禮使人之道也且車裂鞭三百之法秦漢以降之所有周之盛時豈有秦法御羣臣哉其非周制也明矣昔歐陽氏蘇氏皆嘗疑周禮然皆其制度之失耳於道無裨也周禮之善多矣制度之不盡合豈足為周公累哉殆宜有異於道者則舉周公者所宜知也

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於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其爲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昔者讀酒誥之書嘗疑武王欲殺羣飲者爲過甚旣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爲是言也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未之以姑息阱民於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於罪之爲美乎武王以爲使殷民酗釐而至於爲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民受其禍者必眾矣不若厲之以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爲過察吾心者感吾爲仁聖人之用心不苟以悅民而使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者也周禮周之遺書其慮民亦詳矣然不能無可惑者焉司徒之媒氏仲春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夫王者之防民範之以禮義猶恐其爲

邪况納之於邪何以責其不由禮義乎昏娶以禮至勞而逆情也越禮而奔至易而適意也然人不敢爲其易而勉爲其所難者以有法禁存焉身今日曰不禁人之奔孰肯舍至易而爲其所難乎是令之行男女無以禮合者矣啓之以淫奔之路苟又從而罪之是罔民也縱其越禮而不詰是賊民也美婦者人倫之始夫婦之倫不正則人之倫將亂矣武王周公烏忍爲此姑息之政以亂倫也哉賢人之言可僞爲也聖人之心千載可推而知也求其言而不合能揆之於其心則是與非決矣人奚由僞

三

人之情不能無欲也故不能無爭爭而不能自直也故不能不赴愬者非人之所得已也故君子盡心焉察之惟恐其不

明處之惟恐不合乎中民之有欲然者惟恐其不至也安可責之以其所以無而禁抑使勿言乎周禮司寇言民以財貨相訟者令入束矢以罪相告者令入鈞金而後聽之此非周制也民心貧富不同而後聽弱生謂強弱相凌然後獄訟生焉強不勝而弱勝者十一弱不勝而強勝者十九訟關於下而不勝則償而愬於上則凡愬者多貧弱之劫於勢力而不獲自存者也焉得鈞金與束矢乎鈞金束矢富強者之所有而貧弱者之所無也苟必欲得之而後聽其辭則富與強者常勝而貧弱者終困抑而不伸何由盡民之情而服人之志乎以是而聽訟後世暴吏之朋為周之法必不若是也孔子之門蓋有以聽訟稱者孔子曰聽訟者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聽訟而得其情未為失也孔子况猶且非之况苛取於

民而禁其訟者哉治天下不能使民無訟而禁其勿訟其差甚矣焉在其為周公之政吾固知周禮非全書也

四

治經不可致疑也疑經太過則聖人之言不行亦不可無疑也不能有疑則聖人之意不明始於有疑而終於無所疑者善學者也苟於信而不知擇於經何所明故周禮余之所最好而疑之為尤甚蓋好其由於古愛其為先王之制而惜其或失先王之意也故求之也詳味之也深於其有可疑者不得不為之辨也昔者周公論為治之道備矣未嘗及乎財利武王受西旅之葵召公駭然以為不可而爭之夫受一犬未為害道財利國之所宜用言之未為有過一公抑之而不言斥之而不使人主受其責者所以防亂源而慎其始也王者

之所為將為後世法舉手投足且不可不慎況著之於書定
一代之制周公謹之宜何如哉周禮之於言利何其密也金
玉玩好則入於王府良貨賄則入於內府至於山師川師皆
使致珍異之物其汲汲於利如此豈周公意哉以為周公之
所著而法之不惟誣周公且禍後世矣昔之疑周禮者詆斥
過甚固不足知聖人之意然若此者其非周公之言決也天
下之患莫甚於名是而實非人求之以其名而行之於事必
自財利始完豐之禍是也然則余安得不辨乎

西伯伐崇

為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美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賜
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
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

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可旌也雖平生之所讐怨
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蓋此
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
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為祐惡罰無罪則為戕善此
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
乎以其斧鉞錫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悻悻
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
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職於天子而侵侮其輿圖殺虐其民人
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已也苟憾其譖已足
微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為豈足為聖人哉且美
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畜馬珍怪之說皆戰國之末
好妄言者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

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為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大戎密者及邠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耶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吳侯鬻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不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武王誅紂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事少者止一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編嘗疑之以為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為簡畧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

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循疑而失實以為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為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為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疑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為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

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必踊而哭之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王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至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洪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消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

畢命

余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殷之遺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驕淫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且夕治也既欲加兵誅之又舉而遷之於洛其怒殷民亦甚矣然方伐叛也為大誥告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誚不比於恆民而周公方申命焉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降四國民命不誅之由反覆乎夏商之存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忍少傷之夫周公豈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為頑民而曲為之諱避者聖人之慮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惡善未至於此而加以以善名則必喜而奮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為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以以惡名則必怨而怒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

吾安用為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為君子以小
人望中人中人或失其恆心殷民固頑矣周公以正士義民
待之彼欲不修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也想如此宜
乎未歷三紀而皆化也至於康王不知聖人導民之微權命
畢公繼周公之職輒稱之為頑民舉洛邑之民豈無善者哉
槩而謂之頑殷民間之得毋怨且怒乎號之以為頑而欲責
其不為頑不可得矣然則周公婉辭和色化殷民為君子康
王發片言而誣殷民為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鏤
殆盡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蒙其遺烈
猶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曷為不傳而遽
微乎史稱成康為至治余謂周之衰康王基之

檀弓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與許之入
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
改也吾許其大而不敢其細何居命之與
成寢而夷人之墓合葬於人階下二子皆不足為知禮其稱
之也奚當然則知禮者官何居曰無已則下野而遷諸猶為
善乎是

防墓崩孔子涉流涕曰吾聞之者不修墓
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及崩之棺斃然
暴於人而不修何取於古乎信如其言安足以為聖其誣孔
子甚矣謂殯乎五父之衢亦然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云止亦已久矣
孔子之門人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固友也曾子於子

檀弓

卷之四

夏之喪明而弔之則宜其名而數之者非曾子事也傳之者過也曰朋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之與曰非也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辭倨而慢曾子之言怒而謹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云云止不欲速貧也

孔子之欲仕非為富也為行道也致美於棺槨非為不朽也為廣孝也欲富而矜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死之軀而因以為民制孔子何取乎有子之疑曾子之問子游之答傳之者謬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云云子思曰云云吾何慎哉

禮者君子恆履之節也不可斯須違於身曾以家之貧而時之通塞為行名子思曾其於通塞矣信斯言也烏在其喻於道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云云止無笑為故也

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苟有大故則周公必棄之矣小過而容之義也大故而棄之者亦義也棄然拒昧昧然容薄量無制者之為豈聖人所能乎天下之大故宜莫甚於母死而歌者矣此而不棄烏乎棄以是為聖人之量吾弗知也

讀三墳書

書之名真而實偽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慎辨之爾辨

之法有三味其辭以聖其世之帝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察其旨之淺深而真偽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千不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山墳為伏羲之書言君臣民物陰陽與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為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為黃帝之書言其目而傳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煩剽莊列之餘言而造為異說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為金所剋服陽臣十於此

後世感生之常談伏羲之時曾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為本伏羲之時曷有四民之名乎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圓邱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圓邱恩及命婦為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袁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為神農氏之書可乎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談而其尤謬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淨山雲層層川雲蔽彩山氣龍煙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為詩之語其政典篇往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采之蔡願謂書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為上古之書其亦異哉然世之偽書眾矣如內經

稱黃帝汲冢書稱周皆出於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偽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偽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其文絕與此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即青城隱者所偽邪雖然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刪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書八卦神農氏為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邪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彼偽為書者因其言而復僭襲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以為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藏先坤後乾名黃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又妄者邪以區區僻野之文而欲托於三代唐虞之

上是猶瞽夫懸破鏡於空中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邪於乎世之擬經者亦可以知愧矣

讀夏小正

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即此書且以時之正命之善釋之自今觀之其書記十二月之候有關於人事者二十有七若不若未嘗察簡攝系剝瓜剝棗納蔚取棗之類皆備記之求其失者惟服公田緜士女萬用入學剝繅頒冰始篇祈麥攻駒頒馬詔陳筋革十一事而已豈所謂令之善者止於斯乎孔子有取於夏時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耳豈誠謂此書乎使此書果夏之遺書孔子苟不編於禹貢脩征之間乎孔子儼見此書奚不曰得夏小正而曰得夏時乎孔子未嘗指而言之後乎孔子者乃從而實

之豈固別有所受乎或者信其說遠謂汲冢書之周月解昌
不韋之月令皆本諸此果何以定其先後乎聖人之經傳之
萬世而無惑者以其明道也於道苟無損益雖謂出於孔氏
之壁成於堯舜之時謂之古書則可矣吾安敢信哉

讀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大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
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
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為周
書卽孔子刪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魯舉其
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用其民而已其世侈篇乃曰
敵虜億有十萬七年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
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

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
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
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監之以樂以觀其不荒
以詐術陷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
為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為
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違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株
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畧以美女不義孰甚
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為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
乎其為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
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為是
言乎其支傳篇曰有十年之積者至有三年之積者霸霸之
名起於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

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眾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論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著以爲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民害非后惟其警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眾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三復其篇爲之出涕

讀司馬法

周司馬有用兵之法至齊威王欲尊用田穰苴遺論古司馬法附穰苴之書於其中號司馬穰苴司馬法漢藝文志百三十篇今所傳者五篇蓋周書之存者寡矣而其言論猶

有先王之遺意焉先王之兵非黷武好勝也將止亂而已此書所謂以戰止戰者得之先王之兵以愛民爲本此書所謂不因凶不加喪冬夏不興師者得之先王之世寓兵於農農隙講武此書所謂忘戰必危者得之以德不以力王道之盛也非此書所謂六德者乎正名而不尚詭王道之要也非此書所謂備告諸侯彰明有罪者乎所謂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則興滅繼絕之事也所謂以信爲本以義治之則王者之政文武之所由興也若是者非穰苴所能言其爲遺書無疑至有駁而不純謫而不正者則皆穰苴之法而非戰國之談兵者所能及蓋兵書之近道者也嗚呼王者之不作也久矣人心之趨下也日以滋矣於是英君謀士以譎詐爲奇以屠戮爲武若唐太宗李靖之問答惟知有孫吳之術而司馬法

為虛語矣況有出於孫吳之不忍言者乎悲夫

讀三略

三略三篇或謂太公之書非也蓋後人偽而托焉太公之言於書無所見孟子以為天下之大老與伯夷並稱則其人可知矣三篇之中大率皆平淺鄙狹雜援軍謀以足成之夫識書起於戰國之後太公之時曾有之乎中略之末謂三略為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王果衰世乎其間曰攬英雄曰侵盜縣官曰奸雄相稱曰霸者制士以權皆漢魏以後之言曰非論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曰豪傑事職國勢乃弱其詭譎害理雖太公之奴隸所不屑道而妄謂太公之書可乎復有六韜者其詛聖賢尤甚論六兵則皆竊孫吳之所陳至其所自言狼狽煩曲無足觀者至於避正殿用騎卒之

說文其偽之易見者也近世三山施子美為之講義曲為辨釋以眩其博卒不敢言其為偽其愚陋無識特兒童之見耳而世乃傳而誦之

讀子華子

余始聞太史公言子華子為偽書近求其書以觀其辭婉麗可喜未覺其為偽也及詳味而徐察之始知為偽書無疑蓋子華子程氏名本子華其字晉人與孔子同時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也夫孔子周遊四方道途所遇若楚狂沮溺荷蕢荷篠丈人之流皆不足知其意至於歎息而不已子華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束帛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語道德則頗襲老列之旨專對則倣左氏之文辨黃帝鑄鼎事不能直非其謬而

曲爲之說傳會不經與晏子論儉雖爲近正而起人君奢侈之端答北宮意祥瑞之問善矣乃恐後世巧詐誕譎之臣作爲聲歌薦之郊廟似指漢武朱鳳芝房之事其子車氏假之喻復竊韓愈所作柳宗元墓銘論代播州之意醫藥之技孔子罕言之則劇談之而不置八卦以宮言孔子贊易時未有也而曰坎宮震宮解字之不類時之乖錯者甚眾以爲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其首有劉向序亦與向文殊蓋亦僞也僞之者不知爲誰晁公武以爲元豐以後人以學說而知之或以爲王銍豈或然歟嗟乎人之著書上欲以淑來世其次亦欲揚聲光於不朽而僞是書旣不足以淑諸人而又不能少見其名果何爲哉果何爲哉

讀曾子

曾子十篇一卷其詞見大戴禮雖非曾子所著然格言至論雜陳其閒而於言孝尤備意者出於門人弟子所傳聞而成於漢儒之手者也故其說閒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僭近諸色而觀其不踰飲之而觀其有常又曰神靈者禮樂仁義之祖也又曰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若是者決非曾子之言顧其言孝有足感子者予少之時事二親嘗謂人子無所自爲心以父母之心爲心今此書曰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之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旨乎其有味哉一何似予之所欲言也然少時知之而不能躬見之及今欲養而二親已莫在矣疾病篇有曰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誦其言輟業流涕者久之

讀荀子

道之不明好勝者害之也周衰先王之遺言大法漫滅浸微孔子出而修之斯道皎然復章聖人之業煥然與天地同功彼處士者生於其後務懷誹訕之心以求異於前人其心以為堯舜之道孔子既言之矣復附而重言之何以云云為哉於是各馳意於險怪詭僻渙散浩博之論排擊破碎先聖人之道以伸其鬼瑣一曲之偏智若楊朱墨翟宋鉞列禦寇莊周慎到之徒是也孟子生乎其時懼聖人之道敗壞於邪說乃敷揚孔子之意而攻黜之然後復定蓋彼之說偏揚易辨故其入人也淺可指其過而聲之也若荀卿者剽掠聖人之餘言發為近似中正之論肆然自居於孔子之道而不疑沛平若有所宗淵乎執之而無窮尊王而賤霸援堯舜撫湯武副桀紂儼若儒者也及要其大旨則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為

偽也妄為莫衍不經之辭以蛆蠹孟子之道其區區之私心不過欲求異於人而不自知卒為斯道讒賊也蓋數家者偏駁不倫故去之也易荀卿似乎中正故世多惑之惜無孟子者出以糾其謬故其書相傳至今孔子曰惡紫為其亂朱也惡鄭聲為其亂雅樂也夫欲擅悖道之書而不用必自荀卿始何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

讀孫子

戰非聖人之得已也聖人之所謂戰者不城而人莫敢踰不池而人莫敢近無戈矛劍戟弓矢之器而姦謀邪慮消沮於萬里之外是之謂道德之師其次導之以禮樂伸之以政令誅暴而代罪救民而不求利不戰而服人不殺一卒而勝國是之謂仁義之師下此則以材相用以詐相欺而已矣若孫

武子者亦其一也然其十三篇之所論先計謀而後攻戰先
知而後料敵用兵之事周備明白雖不足與於仁義之師苟
以之戰則豈非良將乎視彼恃力之徒驅赤子而陷之死地
者猶狼殘虎噬耳嗚呼武亦安可得哉

讀吳子

衛人吳起書六篇兵書也起嘗受學於曾子故其書閒談仁
義然起烏足以知仁義哉起嘗殺婦而求將鬻臂與母盟其
天資固刻忍之人是以見棄於曾子之門而卒以兵顯觀其
論兵則孫武之亞也而武之說爲明備矣起嘗與魏武侯言
在德不在險信戰國時之名言特以無行見少於世亦可以
見聖人之教入人者深而是非之公終不可泯也於乎豈不
足爲喜功者之戒哉

讀慎子

世以慎到與鄧析韓非之流竝稱刑名家然其言有中
理者非若彼之深刻也其謂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
爲天子不猶儒者所謂君爲輕之意乎其謂後不得踰時不
猶不違農時之意乎其謂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不猶
舍己從人之意乎其謂不設一方以求於人不猶無求備之
意乎其謂人君任人而勿自窮不猶任賢勿疑之思乎但到
不聞聖人之道不知仁義之治墮於曲學而流於卑陋爾夫
豈其性然哉

讀公孫龍子

君子無用乎辯也豈惟無事乎辯亦無事乎言也充乎心不
得已而後言正言之而理不明不得已而後辯辯而無所明

言而不出乎道則亦無用乎言與辯矣若公孫龍之辯亦
費其辭乎孔子所謂正名數言而煥然矣龍術爲白馬指物
通變堅自名實之論枝蔓繁複累數千言然其意不越乎正
名而已傳有之曰有德者必有言有德之人一言而有餘不
知道者萬言而不足改善學者必務知道

讀尹文子

尹文子一卷劉向定爲刑名家書仲長統分爲上下二篇且
以劉向之論爲誣然向謂爲刑名家者誠是也特善於鄧析
田駢者耳其說治國之道以爲人君任道不足以治必用法
術權勢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
器羣下不可妄爲非刑名家而何但其爲民之心頗切末章
尤中時君之弊使舉而行之名實正而分數明賞罰嚴而事
功舉亦足以善其國然其苛刻檢柅而難於持循蹈履非王
者之道以故君子不取而統獨好之遂因以斥向殆有所激
而然耶

讀鄧析子

鄭人鄧析所著無厚醇辭一篇其言皆嚴酷督責之行韓非
李斯之徒也嗚呼先王之澤竭而仁義道德之說不振刑名
者流著書以干諸侯用之而亡國者何限其遺毒餘燄蔓延
於天下生民受其害至今而未已不亦哀哉予擇其可取者
三百言著於篇餘皆焚之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故詩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
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鍾之以
石救火投之以薪

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洽豈在表目扼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歟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消慮淺則萬事傾怠生於當成病始於少瘳偏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自貴明耳貴聽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知

讀尉繚子

尉繚子二十三篇尉繚子或曰齊人或曰梁人以其有惠王問答語也三山施子美稱其有三代之遺風其然哉三代之盛未嘗有兵書也非惟無兵書而兵亦非君子之所屑談也

君子之道圖亂於未萌防危於旣安本之以德禮導之以教化同之以政令使兵無自而作俟兵之起而後與戰雖孫武吳起爲將且恐不救而況云云之書豈足恃乎故好言兵者賊天下者也著書論兵者流禍於後世者也皆不免於聖人之誅也尉繚子不能明君子之道而恣意極口稱兵以惑眾其重刑諸令皆嚴酷苛暴道殺人如道飲食常事則其人之刻深少恩可知矣武議原官諸篇雖時有中理譬猶盜跖而誦堯言非出其本心是以無片簡之可取者謂之有三代之遺風可乎然孫吳之書與尉繚子一術彼以兵爲職無怪其然若尉繚子者言天官兵談制戰威守權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治本戰權重刑令位利令分塞令束伍令經卒令勤卒令將令有似乎君子而實非者也予不得不論之

讀戰國策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代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墮而篡弒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爲義狼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尙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與師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恥衰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瑋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搖人之位非閒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

大言僞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冀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浸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俱并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伸其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卽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夫史公以爲不韋徒蜀乃作呂覽夫不

章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飲醜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人君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債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

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書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譴而秦不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讀法言

楊雄子雲法言十三篇子雲爲此書嘗自擬論語而後世大儒或儕諸荀卿其自擬者儕也儕以荀卿者亦非也論語述聖人言行猶天地之化子雲方且竊之焉雕鏤藻繪而斯類之其儕甚哉然自聖人沒明道者莫尙於子思孟子彼荀卿者乃攘袂訐斥而詆生民之性爲惡其妄孰甚焉子雲則不然措言持論不敢違乎聖人至其爲善惡混之說及以韋元成與顏子並稱皆其不智而過言耳非若卿之妄也曰子雲

勝卿與曰否卿才高而果於大言故其過多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故其過少其未聞道則一也曰好古曷事莽乎曰好古而不能擇義則將奚所不至故士貴乎聞道

讀風俗通義

風俗通義三十篇後漢末應劭所著今所存者皇霸正失愆禮過譽十反聲音窮通祀典怪神山澤十卷而已其辭固無他奇然語怪神之事一以理勝之足以解流俗之弊又載當時人品而具評其事非按經受禮不敢略於中臆之說故至今傳而不廢也後世著書者厭常喜異設為詭激邪曲之辨以為高一時雖可以動人而無補於世終不能如此書之傳者眾矣天下之物山嶽有時而崩金石有時而毀惟至理之言與天地並存立言之士其不可不務知慎哉

讀漢鹽鐵論

鹽鐵論六十篇漢相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釋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橫出天下疲弊孝昭卽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宏羊爭難之以為不可罷寬襲其意而設為問答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於乎為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較武帝之天下卽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歛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者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

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
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弭元元之
憤不然漢豈可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
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讀荀悅申監

荀悅申監五卷其論治亂興亡之理詳矣悅生漢之衰丁靈
獻之際強臣竊柄天下潰潰日非漢有悅雖侍講禁中而天
子拱手受制知其莫之有為者此書以宣其志悅蓋有用之
材又親見世之亂故其言愈有微據從而行之可以為治而
自漢以來鮮有言之者雖或言之特以其文辭而已者書之
不足恃如是哉然秦餘之傷聖道滅息唐虞三代之大經且
廢而不講為治者視之以為空言而共譁笑之則夫悅書之

不用又無足怪也余讀其書至曰以智能治民者泗也以道
德治民者舟也慨然失色而悲之

讀崔豹古今註

文之用有二載道紀事而已載道者上也紀事者其次也然
道與事非判然二塗也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學詩而多識鳥
獸草木之名豈不以事物為道之所寓耶舍是二者文雖麗
無補於世終不能傳遠苟有補雖俚談野語亦不得而棄之
予始讀太公家教其辭俚雜可笑自隋唐以來即傳之李翱
大儒也至與文中子並稱蓋其言間有合乎理者故也及觀
崔豹古今註釋名辨物其文固不成章然晉時之人以文名
者何限求如豹此書之用世絕少豈非以記事故耶由此言
之世之好奇喪質者可以惕然而思矣

讀博物志

君子之學貴乎博而能約博而不得其要則渙漫而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孟子可謂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說約也則其用心可知也蓋盡萬物之變而能會之於一心窮萬事之情而能析之以一理此聖賢之所貴也索乎人所不可知攻乎道所不必知以眩俗驚世此曲士之所務君子不取也世稱張茂先為博物者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者也至於鳥獸草木之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怪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為君子茂先獨汲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於至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哉身為輔相視亂倫悖教之事皆不之

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豕之徒卒見殺於其手博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為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讀聾隅子

士未嘗不欲聞於後世也然徒務乎聞斯無聞矣為其所志狹而所望者私也聖賢安顧其一身哉上之欲善天下次之欲淑來世遑遑終其身而不恤著之書以明道孔孟是也或者觀其烈光傷已之不若悼世之不見稱亦述諸書以自表若楊雄王通之流其自為之意深而循道之功寡君子病之矣至於黃暉聾隅子之為又慕乎雄通而作者也暉蜀士生宋仁宗時其言論不達理者頗有之然暉狼狽無忌人也故斷然自信而不疑其論以漢高蓋羹之言為仁以屈原為愚以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愛劉向得聖人之力以

唐太宗爲武王之後一人論性則詆孟子之言爲非是皆其
大謬者不知道而務名無怪乎其然也然其閒謂井田肉刑
鄉飲里選冠禮家廟之法不復那足爲治又以生不能澤物
爲恥嗚呼晞亦有志之士哉

讀朱子感興詩

三百篇後無詩矣非無詩也有之而不得詩之道雖謂之無
亦可也夫詩所以列於五經者豈章句之云哉蓋有增乎綱
常之重關乎治亂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非知道
者孰能爲之人孰不爲詩也而不知道豈吾所謂詩哉嗚呼
若朱子感興二十篇之作斯可謂詩也已其於性命之理昭
矣其於天地之道著矣其於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繫之於
三百篇吾知其功無媿雖謂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亦可也

斯道也亘萬古而不亡心會而得之豈不在乎人哉

讀陳全甫上宋孝宗四書

予始讀全甫論史諸友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全
甫特尙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
然而歎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全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
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
思退敗之於後及全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
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嘗使全甫至四上
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全甫聽其言從其設施則
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興
亡天命非予所知予所憾者以全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
又豈非天哉展弗展不足以論全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

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貴者不敢吐一辭況若全甫
一布衣乎人不以為狂則以為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
若全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足怪乎世之相遠二百年而俗
之相下如此使全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四終

裔孫方豐府謹校

